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 张镠主编

绿色青春期

兆 / 林 / 小 / 说 / 精 / 品 / 选 长 / 篇 / 卷

绿色青春期

——刘兆林小说精品集

长 篇 卷

刘兆林 著

华夏出版社
199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兆林小说精品集 长篇卷:绿色青春期/刘兆林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4

(中国当代作家文库)

ISBN 7-5080-0959-2

I. 刘…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75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区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875印张 248千字 3插页

1996年4月北京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1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0442942



刘兆林

内 容 介 绍

作为新时期著名军旅作家，刘兆秋以自己作品独具的“气味(时代气息)、风味(地方特色)、人味(人情味)、兵味(军营生活)”而享誉文坛。转业到地方工作后，他仍然笔耕不辍。

本卷收入了作家近年创作的一部长篇。这是作家创作生涯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既有对军装崇拜年代中“我”的反省，又有对那疯狂岁月里军营生活畸变的深刻沉思。其间，真诚与虚伪，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人性中对立的两极几乎完全被颠倒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对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年青人，更是必然造成对人性的贬损、压抑和割裂，进而形成欲哭无泪、欲罢不能的悲剧式结局。对此，作家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通过主人公柳直由学校到军营，从支农、支左、游行到调防、野营拉练、走上战场的一系列的场景变换中，对特定时代下人们的思想、人际关系、性爱等诸问题，做了全景式、漫画风格尖锐真描写，看似幽默，实则冷峻，读后令人回味无穷。

· 目 录 ·

写在前面	(1)
公元 1968 年阳历 1 月	(3)
公元 1968 年阳历 2 月	(40)
公元 1968 年阳历 3 月	(70)
公元 1968 年阳历 4 月	(111)
公元 1968 年阳历 5 月	(143)
公元 1968 年阳历 6 月	(183)
公元 1968 年阳历 7 月	(202)
公元 1968 年阳历 8 月	(232)
公元 1968 年阳历 9 月	(258)
公元 1968 年阳历 10 月	(272)
公元 1968 年阳历 11 月	(293)
公元 1968 年阳历 12 月	(312)
公元 1969 年阳历 1 月	(314)
公元 1969 年阳历 2 月	(315)
后记	(331)
附：刘兆林主要作品目录	(337)
刘兆林主要获奖情况	(341)

写在前面

假如明天我突然死去——（我不是瞎假如，我亲眼见过活泼泼如一只小狗般可爱的小弟弟头天晚上还在炕上咿咿呀呀地爬，第二天早晨却死了，死得比二加三等于五都简单，因感冒发烧得了肺炎一口粘痰憋断了气；我还亲眼见过我二十二岁的大妹妹早晨还像头憨厚老实的牛一样担水做饭洗衣服，没等笨拙的乡亲学会一段“您像灿烂的太阳我们象葵花紧紧地围绕在您身旁”忠字舞，也没等灿烂的太阳落到地球那一边将西方照亮，她就死了，死得也不复杂，顶多相当于十一除二等于五点五吧，暴发性中毒胃肠炎，肠胃绞痛在地上乱滚一通呼吸就停止了；我还亲眼看见一位健康得五十多年连重感冒都没得过不知打针啥滋味的同事因为扛一口袋大米上五层楼便使心脏停止了跳动并再没跳动起来……还听说过一个新郎正高高兴兴在街上走忽然被一个醉汉从楼窗口顺手扔下的酒瓶子击中头颅而倒

地身亡……就不用说那些同敌国作战的勇士怎样唱着歌便中了枪子或弹片，也不用说偶遇歹徒劫持良家妇女而见义勇为被歹徒乱刀刺死者等等例子，就算我不可能患什么艾滋病或癌症，上面说那些情况却是谁也无法意料的吧）——悼词中关于工作经历那部分只需一句话就行了：我是一个兵。

一个兵算狗屁？！或许会有说话不见得比狗屁有多少味道的人这样问我。我却要回答：算——我——的——文——化——！不懂经历也是文化吗？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曾产生过起码不低于十年的军装崇拜呀。成为公民后的全部经历我都是穿着军鞋走过的，我的每个脚印都带有军鞋底儿那特制的花纹啊。

最难言军装崇拜那年月我的青春时光。我绿色的幼稚而苍老真诚且虚伪真实又荒诞的青春期哟。

公元 1968 年阳历 1 月

若不是北国那个奇寒的早晨心血来潮搞什么长征，我肯定不会看见解放军被一个赤身裸体一丝儿不挂的女人当街抱住狂亲乱吻而差点被惊车撞死，因而肯定也就没有以下所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了。一切都是机缘所致，或者还需加引一句一位大文豪的话——性格即命运。

那个早晨我几乎无法形容它有多么冷。反正人在屋外站一小时不动地方准会冻成僵尸。我们的血却热得燃烧了，火焰熊熊足能烤化一堆又一堆冰块。

离县城十来里远的松花江冻有三尺多厚的坚冰，同时上去十几挂马车几十辆汽车保险压不塌。可寒冷那鬼东西却像有把神刀似的，毫不费力就把钢铁样的冰层割开几里长几里长的大口子。江冰开裂时传出巨人受了刀割而宁死不屈般的沉重呻吟声，我们在城里都听得见。从大江上分出来的小河只剩浅浅一点水在冰下流，小河上分出的那些细汉子干脆就冻实心了，冻死的小鱼嵌在透明的冰里看去活生生的，准是正游着突然就冻住了的。最厚实最能忍耐的大地也冻裂了他妈的，甚至有些人家的单层窗玻璃也会冷了嘎叭一声冻裂了纹儿。好出风头的风冻住不刮了，老是呼啦啦响的无数面红旗冻住不飘了，不管是家家的白色炊烟还是工厂的黑烟都像快要冻僵了，像他妈的一条又一条奄奄一息的黑龙白龙无力地向天上爬。麻雀那最没出息只会在热闹时凑热闹的小贼东西怕冻破了胆似的躲在屋檐下的窝里不敢出来。屋檐下一挂一挂的大冰溜子被冻急了眼，谁的手一碰到它立刻就会被咬住。为人遮风挡寒的门冻得最可怜，一推或一拉它就发出哭一样的吱吱声。太阳的光芒不知是冻掉了还是收回去暖和自己了，冷冷地缩成一个月亮。比啥都精神的人当然不会在这时候出来踱方步了。

我罗嗦这么一大通天气是想说明当时我们的血有多么热。我们二十几个红卫兵人人都穿着军上衣，扎皮带背行李，左臂戴红袖标右臂系白毛巾，半夜一点多钟就集合起来急行军，冒

大雪绕县城走了两圈，整整四十华里。吃饱撑的吗？一伙穷高中生还是住宿生，一月十几元伙食费无论吃什么也撑不着就是了，一个个正像肚里钻了蛤蟆叽哩咕噜叫呢，纯粹因为一腔热血烧的。一年前的今天是我们徒步长征去北京出发的日子。这次夜行军就是为纪念长征一周年搞的。

太阳刚露头时我们刚好来到西城门下。骄傲的我们觉得太阳用谦逊的眼光瞅着我们是应该的。虽然路上冷冷清清一个行人没有，我们内心一点不觉冷清。太阳在迎接我们，就是太阳在迎接太阳。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不是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吗？我们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光辉业绩。昨天我们刚帮学校食堂的王师傅把拐跑的老婆和老婆带走的所有东西抢回来，还把拐王师傅老婆那老头子游了一顿街，看在那家伙贫农出身的份儿才没打断他的腿，只往他脖子上挂了双破鞋拉倒。一个大字不识又瞎了一只眼有点瘸的王师傅买了好几张大红纸求人写大字报感谢我们。前天公审大会后枪决一个强奸老师又将老师杀死的流氓学生，是我们和公安人员一块把那家伙押上刑场的，执行枪决时我和另一个长征队员还参加了实弹射击……我们长征出发时，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送行，除了两个女同学，我们十个男队员都剃了光头在毛主席像前宣誓。别看我们人不多，打的旗帜却是“中国黑龙江学军长征队”，旗号之大可以想见我们雄心之大，或者说可以想见我们是怎样的不知天高地厚。当时县党政军第一把手都穿了军装亲自把我们送出这座城门。城门高翘的飞檐上风铃叮当作响，我们狂热的心里竟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豪情。当时我们计划是经著名现代女作家萧红的故居呼兰过松花江进哈尔滨再到长春，奔四平至沈阳、锦州人山海关跨秦皇岛进北京，然后横穿整个中国到中越边界的友谊关，当抗美援朝的国

际主义红卫兵。计划只完成了一半，就被国务院“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通知截回来，唯有一人只身从北京南下到了友谊关，虽然也没去成越南而复返了，毕竟我们是长征红卫兵。

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地步入古式城门了。感觉良好到什么程度可以从走步的姿式和喊口号的表情上看出。使走步变成用力跺脚的齐步，一二三四喊得粗壮而节奏分明。加上城门四面的回音更以为那震耳的效果是因为我们个个有一鸣惊人的力量。我联想着解放大军进北平，进山海关，进大上海，进友谊关等等情景。幼稚啊，由日本人监修的样式虽古却建于做亡国奴时代的小城怎能与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名城大关同日而语呢。

一进城门我们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来。腰带束着的十几张肚皮努力鼓动着，一起一伏，嘴中便相应喷出一强一弱的歌声和一股一股的白气。

像有意和我们比试高低，城里迎面走来一支队伍。从队列口号的响亮程度和步伐的气势分明觉出人家训练比我们有素多了。县城那些乱蒜我们全见过，没有这样的。哪路毛贼跑太岁爷头上动土了？我们不甘逊色，急忙停下将裤带紧束一扣，振作精神叫齐步子迎了上去。

万万没有想到，是解放军。这简单是一支光芒四射的队伍。从哪儿来的？干什么来的？啥时候来的？怎么人不知鬼不觉就出现了？但见人家四路纵队，一色草绿军装，红领章红帽徽白手套，抬手投足电动的一般，看得我们眼珠子直发绿光。我们相形见绌，心里自愧不如却硬撑着不肯示弱，两队擦肩而过时还先叫开了队列口号。

人家的口号声一下就把我们压死了。“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海浪般昂扬长雷般响亮，队伍仍一丝不乱地前进。我们这支长征红军却乱套了，没有跑步

变齐步的口令便擅自停下来，脸都变成铁的，被那块巨大的绿磁铁吸转过去。军装崇拜那年代，我们一颗颗年轻幼稚的心在这阵势面前哪能不失常地慌跳哇。那一瞬间我被吸引得头晕转向仿佛自己不存在了。

巧合永远是有的，而细想那巧合后面都有必然。一个寒冷的大清早，没有任何人导演，街头怎么会演出一幕荒诞闹剧。谁也没防备，路边一家忽然跑出一个赤条条的女人来，抱住带队的解放军就狂亲乱吻，鸡儿啄米似的，头上两条辫子黑蛇般在雪白的背上痉挛。

所向无敌的解放军队伍乱了。英勇无畏的战士面对裸女人全痴呆了，没有敢上前拉一把或推一下甚至有的低了头或背过脸去。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长征红军们也只见那裸女人闪电般耀眼的背影，没谁敢跑近前去看看。

这个史无前例的时刻我们吸转过去的脸又被一阵锣声惊转回来。小路上又拐出一个人，小贩敲锣卖糖样喊道：“我是走资派——我篡改毛主席著作——我罪该万死——！”

我们的杨校长。准是那帮头脑简单心地不善良不知痛苦为何物又喜欢恶作剧的混蛋同学们勒令他这样做的。这几天一伙人故意趁天冷指派他往墙上抄写“老三篇”，写到《为人民服务》时不慎把“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中，革命后面的“的”字漏掉了，被一个细心人发现非说是有意篡改毛主席著作。

真是巧合得离奇了。怎么非在这时候从叉道上又拐出一辆马车呢？马车拉着一个不很大的薄板红棺材。后来听说是那个强奸老师又将老师杀死的流氓学生家雇人去收尸的。

马车惊愣了一刹。当杨校长拴着红布的锣槌又挥舞着敲将起来时，那几匹没见过世面又恐惧红色的马们像是商量了一下

突然狂奔开了。杨校长毫没敢迟疑提着铜锣向马车直冲而去。如果惊车撞了解放军他个走资派岂不升级为罪该亿死了？

不想他刚抓住车辕自己就被绊倒了，脸盆大的铜锣摔出轰隆巨响，惊破了胆的辕马更疯狂地一蹿，马脖子上成串的铜铃愈加哗啦啦响得惊心动魄。四匹马裹着一团恶响冲锋陷阵样朝前边的解放军和抱着解放军的裸女人奔去。三颠两颠车上的红棺材和车老板都滚下车，走资派杨校长却紧紧拽住辕马鞍没有撒手。

解放军队伍迅速散到路边，可带队的首长还被裸女人死抱在路中间亲吻呢？忘乎所以的惊马们不管这些，仍毫不减速也不拐弯地跑。

千钧一发之际被死抱着的解放军拼命一挣，裸女人一个趔趄倒向路旁得救了，他自己却来不及躲闪被马沉重地撞倒。后来知道那裸女人是个未婚的疯姑娘，曾是一个军官的未婚妻，因政治问题被抛弃后疯的。被抛弃之前那军官抱着她的裸体这样亲吻过，所以她疯后常常裸体并且见着军官就抱住亲吻。

这幅荒诞离奇说来叫人难以置信却实实在在真实的一幕，在我脑中打下的烙印太深了。如不把我大脑的沟回统统磨掉想忘记它是不可能的。真是看见一次梦见千回。以后二十年的生活中常常下意识地闪出这一幕，使我疑心是不是上帝在启示我这画面有什么象征意味。

当人们七手八脚用红棺盖做担架抬着那解放军上医院时，我们知道了，他是新兵团团长。他们是来征兵的，昨天夜里才到。

啊？

啊？！

啊！！！

因“文化大革命”停断了一年的征兵工作又恢复了。

停课闹革命两年的我们终于遇上一个新的刺激。

这等于，全国，终于有一所大学，当时最有权威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开始招生。

就在那时，我忽然萌生的念头瞬间便长成参天大树不可动摇了。

二

连厚厚的灰尘都不肯擦一下我就伏在窗前写起讲演稿来。还臭干净什么，一当兵就穿军装了，这身老百姓衣服该进红卫兵博物馆了。我奋笔疾书：

“……翻开县志，自从跑马占荒地，反满抗日到如今，请问，全县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我想这儿应运一下力气，然后突然抑扬顿措道）没——有——从来——没有过——！（然后不给听众一点思索余地，突然江河直下般念道）两个月当中，天上有寒风袭击恫吓，地下有大雪围追堵截，东方红战士不畏艰难险阻，跨松江，过辽河，翻雪山，越草地，朝辞贫农院，夜宿工人家，披星戴月，一步步丈量完辽沈战役广大战场，从天下第一关又途经天津战场，终于胜利到达北京，并有一人南下到韶山，最后奔赴大西南，想代表东方红战士参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做国际主义红卫兵……（我这是照毛主席“论长征”扒下来的，我自认为是杰作，写得激动不已，我是为我们团“纪念长征投笔从戎”大会写的）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县人民宣告，东方红战士不愧是解放军的后备军；长征是投笔从戎的大演习，它使东方红战士学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

到了军事常识，学会了宣传群众，学会了吃苦耐劳，同时也使沿途的红卫兵懂得了，只有长征的道路，红卫兵才能真正成为解放军的后备军。

“长征又是收割机，它收获了沿途所有能收获到的新思想、新经验，尤其是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一年多来，解放军的思想作风已在东方红兵团发芽、长叶、生根、开花、结果。

“今天，我们纪念长征，就是要投笔从戎！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向他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发出了征兵的号令，我们，毛主席的红卫兵，解放军的后备军，首先最最坚决地响应这个号召！

“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的红卫兵是积极的当兵派！不积极当兵不是真正的红卫兵！当兵是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最好行动！”

我放下笔，兴奋地搓搓手想琢磨几个更响亮的口号。

炉子烧得很热，结了厚厚霜花的窗玻璃被烘出个圆镜面来，礼堂山墙涂的长方形油漆像大红的电影幕布映进我眼里。红幕布上有个黑色的人在动。贴近窗子扩大一下视野，我看清是敲锣游街惊毛马车的杨校长登一架梯子在继续写《为人民服务》。他右手举一只毛笔，左手提一只白铅油小桶，小本《老三篇》用皮筋儿套在右袖头上。他看一眼袖头往墙上写一笔，每写一笔就把手送到嘴边呵一下。他呵一下，我心便像被捏了一下，我写讲演稿这屋原来就是他的办公室呀，一年当中最冷的一天全校人都在炉筒烧得通红的屋里闹革命，却让他在这露天地里写字，手快冻僵了吧。他早晨游街撞伤了腿，不疼吗？他脸上没有一点怨气，心里也没一点想法吗？他将来……能……成为……我的……岳父吗？我当兵一走他的女儿……她……会爱我……吗？

两个戴袖标的学生忽然跑到杨校长脚下抖开一张大纸，哗一盆水把那纸泼冻在墙上，呵着手赶紧跑回教室。

喔哟，杨校长从梯子跌下去了？不声不响像跌下一个物件，我的心忽悠翻了一下，失声叫起来。

“大白天见鬼啦？”写完会标也在准备讲演稿的吴勇被我吓一哆嗦，笔掉了。

“智多星你他妈看！”我指指窗外，“杨校长摔下去啦！”

我俩都看见了，杨校长像台黑色的永动机毫不停顿爬起来又登上梯子。白铅油沾满身，像换了件黑白混合的迷彩服。

“把他弄屋来批一顿吧？”我央求吴勇。

“管他干什么，‘纪念长征投笔从戎’大会是大事。”吴勇也是我们东方红兵团负责人，许多事都是他出谋划策，我们团都管他叫智多星。

“哪怕咱俩把他叫来训一次话，时间长点就行，啥准备都不用！”

吴勇智多星的眼睛狡黠地盯我一下。“我明白了，‘宋江’同志的招安之心又来了，想叫他的‘皇帝’回金銮殿暖和暖和，别冻坏喽！”

不怪人家骂吴勇是我们团狗头军师，我们团都用梁山泊军师吴用的绰号称呼他。他的贼眼睛真毒，一眼就把我心思看穿了。我说，“今天能冻坏人的！”

“感情用事！大事还干不干？”

“军装一穿远走高飞，还有什么他妈大事？”

“是‘纪念长征投笔从戎’大会是大事，不少事还没准备呢！”

我只好自己溜到杨校长脚下，看见方才用水泼到墙上那纸是一张海报：走资派杨文轩故意制造惊车事件撞伤解放军，特定于明日在大礼堂召开批斗大会……

别的团还不他妈知道征兵这件事呢，让他们瞎忙活去吧，老子的团又走在前面啦。